

苦荞花开：四川7个未摘帽县决战贫魔



骨头”，昭觉、布拖、金阳、美姑、普格、越西、喜德7个县更是“硬骨头”中的“硬骨头”。

布拖县被称为“凉山西伯利亚”，地质条件与气候同样恶劣，2016年之前这里不通国道和省道，是“出不去、进不来”的交通死角。昭觉县的阿土列尔村，2016年11月之前村民出行全部依赖17段架设在悬崖峭壁上由藤条、木棍编成的“天梯”，被称为“悬崖村”。

凉山花开

2017年8月，在“控辍保学”工作的推动下，凉山州相关部门将“格斗少年”接回大凉山接受义务教育。阿杰和4名小伙伴来到了冕宁县双河小学。在这所“体教结合”的学校里，孩子们一边上学，一边接受专业的拳击训练。丰富的校园生活让他们渐渐开朗，脸上有了灿烂的笑容。

2013年以来，12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、各行各业的扶贫干部奔赴凉山。7年来，修公路、建新房、兴产业、抓教育、促脱贫……辛勤的汗水浸润了昔日贫瘠的土地。过去5年，全州累计实现1772个贫困村退出、80.1万贫困人口脱贫，贫困发生率从2013年底的19.8%降至4%。

今年3月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布拖县一度出现基础项目建设滞后。面对紧迫局面，当地迅速建立起“指挥部+企业管理员+驻点技术负责人”的三层作战体系，将工期倒排到天，通过

近3个月每日一调度、“两班倒”交叉作业的冲刺，所有安全住房于6月全部建成，目前贫困群众已全部入住。

晚上10点，越西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沐恩邸社区3个月的沙马作叶，回了一趟拉沟乡金野以村的老家，收割苦荞和土豆。他的新居周边已建起了服装厂、口罩厂、塑钢厂，城外还有四川攀西地区最大的农业产业园，去往广东佛山的劳务输送专车，带着年轻人的梦想奔向远方。

螺髻山下，一只只灰顶鹤在普格县特尔果乡的稻田上空盘旋。稻田里种着有机红米，还养着红鲤鱼、雅鱼、青虾、中华鲟。这个集休闲体验与现代农业为一体的产业基地，是泸州市龙马潭区和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共同打造的示范产业园。贫困户特久差且将家里的5亩土地流转给了示范园，在园区当起了管理员，儿子也在这里打工。

行走在大凉山的日子，记者总能被乡亲们脸上灿烂的笑容感染。这些笑容绽放在“悬崖村”老乡们走下“天梯”奔向新居的途中；绽放在女孩们退掉“娃娃亲”，背上书包走向学校的路上；绽放在老阿妈为牛羊接生的畜圈里；绽放在米-26直升机来装载机打通通村路后，人们欢庆起舞之时……那是像苦荞花一样的笑容，洁白、美丽、恬静而动人。

大凉山，梦想起航的不仅是阿杰。

8月初，已搬到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沐恩邸社区3个月的沙马作叶，回了一趟拉沟乡金野以村的老家，收割苦荞和土豆。他的新居周边已建起了服装厂、口罩厂、塑钢厂，城外还有四川攀西地区最大的农业产业园，去往广东佛山的劳务输送专车，带着年轻人的梦想奔向远方。

螺髻山下，一只只灰顶鹤在普格县特尔果乡的稻田上空盘旋。稻田里种着有机红米，还养着红鲤鱼、雅鱼、青虾、中华鲟。这个集休闲体验与现代农业为一体的产业基地，是泸州市龙马潭区和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共同打造的示范产业园。贫困户特久差且将家里的5亩土地流转给了示范园，在园区当起了管理员，儿子也在这里打工。

行走在大凉山的日子，记者总能被乡亲们脸上灿烂的笑容感染。这些笑容绽放在“悬崖村”老乡们走下“天梯”奔向新居的途中；绽放在女孩们退掉“娃娃亲”，背上书包走向学校的路上；绽放在老阿妈为牛羊接生的畜圈里；绽放在米-26直升机来装载机打通通村路后，人们欢庆起舞之时……那是像苦荞花一样的笑容，洁白、美丽、恬静而动人。

（记者吴光宇、李力可）

新华社成都9月12日电

不负秋

夏末秋至，大凉山处处可见苦荞丰收的景象。已经长成帅小伙的阿杰转眼已升入泸沽中学初三年级。今年8月，他在四川省青少年拳击锦标赛上夺得男子52公斤级冠军，获得“国家一级运动员”称号。“感觉离上大学、当教练的梦想越来越近了。”他说。



冰川脚下秋收忙

▲9月10日，西藏昌都市八宿县然乌镇康沙村的村民在收青稞。

9月，生活在来古冰川脚下的西藏昌都市八宿县然乌镇的村民开始秋收，金色的农田里，手扶拖拉机的马达声和村民的吆喝声交织成一段优美的劳动之歌。

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

（上接1版）基于实践与探索，以草地和牲畜入股组建合作社、牲畜分群饲养、草地划区轮牧、社员分工分业、牛羊统一销售、用工按劳取酬和收益按股分配的“拉格日模式”正式形成。

科学的模式带来了效益的提升。吉合多是最早一批入社的村民，“现在我们一家五口每年收入分红5万元，总收入超过7万元。”截至2019年，拉格日村全村184户中已有180户入股合作社，入社人数871人，占全村总人口的98%。

2010年，拉格日村人均年收入仅为2512元，是泽库县典型的重点贫困村；当前，泽库县农牧民年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240元。

推行制度执行，人才筑基，技术助力。

格日多杰是拉格日村的第一名大学生“村官”，9年前从青海省湟源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来到拉格日村，每天和村民们一起为合作社出谋划策。

“他们有多年放牧的经验，我有学校里学到的专业养殖技术，我们相互为师，让村民们看到合作社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。”格日多

告诉记者，2012年至2019年，合作社累计现金分红2369.87万元。

拉格日点燃星火，脱贫新路在泽库县势已燎原。在“拉格日模式”的带动下，泽库县诞生了64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，37个标准化高效养殖基地，10344名贫困户从中受益。

2018年，拉格日村实现整村脱贫。

如今，“拉格日模式”已成为青南牧区扶贫产业的新路径，成为推动畜牧业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强劲动力。

新华社西宁9月12日电

消费扶贫更要有长远眼光



每日一评

消费扶贫作为扶贫工作的一种新形式，近几年呈蓬勃发展势头，消费量和覆盖面迅速扩大，在贫困地区的产品销售和贫困人口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，一些消费扶贫的产品，因质量问题引起了购买者的不满。北京有一家1600名员工的单位相关负责同志说，他们从某地集中采购的大枣，价格相当于或略高于市场价格，但部分产品严重过期、变质，很多人拿到后直接扔掉了；哈尔滨市一家单位集中采购的“笨鸡蛋”，很多表层出现黑色霉斑。

尽管没有确切统计，但从记者收集到的反映看，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。

开展消费扶贫初衷是动员社会各界扩大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，调动贫困人口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的积极性。从本质上

说，消费扶贫是一种交易行为——贫困地区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，与消费者之间是买卖关系，与慈善和捐赠等行为有严格区别。

因此，消费扶贫应按照市场规则，严把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关，不能因为贴上了“扶贫”标签，就放松对质量的要求。对不合格产品“随手扔掉”或不予以“较真”的行为，可以理解为消费者对扶贫工作的支持和宽容，但并不能成为消费扶贫产品忽视质量的理由。

作为一种新生事物，消费扶贫在起步阶段出现一些瑕疵实属难免。分析其原因，可能是因为组织方没有尽到把关责任，可能是当事者对该项工作本意的曲解，认为“既然是扶贫，质量差不多就行”；也有反映个别“中间商”向散户低价收、高价转卖给采购单位，从中致歉牟利的情况。无论是哪种情况，都应引起高度重视，并及时解决，不能因此毁了消费扶贫的品牌和声誉。

更重要的是，消费扶贫并不仅仅是一种救急和扶贫济困行为。对于很多偏远、闭塞的贫困地区来说，通过消费扶贫，与市场和消费

者建立了往来，成为伙伴，解了燃眉之急，这是一个好的开端。但更好的结局是，由此在供需之间建立起一条稳定、可持续的通道，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，更为乡村产业全面振兴打下好的基础。

开展消费扶贫工作，更要有长远眼光，要摒弃各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，不能搞“一锤子买卖”。

国务院扶贫办等7部门今年2月份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通知》中，对消费扶贫平台建设、相关工作流程、规范产品认定、严格加强监督等环节做出了明确规定，提出了具体措施，其中包括对“问题”产品给予清除制度。

有理由相信，随着相关制度更加完善、成熟，在贫困户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，消费扶贫一定会成为一项更加红火和兴旺的事业，越来越多的产需方从临时伙伴成为长期合作的朋友，对消费扶贫事业的“差评”越来越少，“点赞”越来越多。

（本报评论员范迎春、杨思琪）

30多年前，衣家人的先祖为了躲避战乱，来到这个“山匪都找不到的地方”。山峦庇佑了他们的性命，却卡住了他们的发展。

今年80多岁的衣家村村民衣忠乐依然记得，10年前，村里一户人家的姑娘出嫁，村里却停不下前来迎亲的6辆小轿车。“别说轿车了，走三轮车都难。”他说。

衣家村在半山腰上，村里的路是狭窄的泥土路，家家户户的柴草堆、垃圾堆随处可见。村中有路不通，山上无路鬼见愁。

建村300多年，村民仍然延续着靠山吃山的近乎原始的劳作方式，人均年纯收入始终不超过5000元，贫穷似乎在这里扎下了根。

通往山上果园的山路是羊肠小道，有的地块走一趟就得花一个多小时。村民世世代代种植的樱桃、苹果等运输主要依靠肩挑手提。“上山推着小推车走都要仔细点儿，年年都有车翻沟、人受伤的事故发生。”衣忠乐说。

道路不好走，山里有一些地块，村里的许多人一辈子都没上去过。有的果树即使有了收成也无法收获，村里人眼瞅着运不下的水果烂在山上。

恶劣的生存环境下，村里不少人将土地送给邻居亲戚种，自己外出谋生路，这让本就人口稀少的山村变得更少。总共57户、100多人，其中长年在外打工的30多人，季节性外出打工占全村劳动力的80%。

2009年，17岁走出大山当兵的衣元良时隔30年后重新回到衣家村，当起村党支部书记。“当时的村委会办公室像炸弹一样，没有屋顶，屋里的草一人多高。”衣忠乐说。

2016年、2017年连续两年大旱，衣元良自掏腰包为村里买了4000元的救命水，可送水车硬是卡在山脚下进不了山。这一年，村民眼睁睁看着全村40%左右的樱桃树旱死。

“踏着脖子，再不改变，只有等死。”衣元良暗下决心，带领村民来一场自救赎的谋生之路。

衣元良将自己做生意的钱贴到村里，打了一口335米的深井。衣家人终于有水吃了，出水的那天，全村人比过年还高兴。村民似乎看到了希望，群众的心气也被调动起来了。

苦熬不如苦干！

从2017年开始，一支主要由7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的修路队上山了，一天就是一整天。70多岁的衣元民拿着铁锹沿着路边颤颤巍巍地铲着碎石。他患有脑血栓，尽管干活慢，却不肯休息。他说：“大家都干，我怎么能坐着。我力气不比你们大，但我不能停！”

寒冬腊月，顶风冒雪，一天接一天，男的垒墙，女的垫沙。80多岁的杨淑兰说：“我就是去帮忙搬石头、垫沙子。书记把自己的东西都搭上了，咱能不干吗？”

尽管有了群众支持，但在几代人都没敢动过的太行山开辟出一条路，困难远超想象。山坡陡峭，以前没有路。打炮眼的时候需要把绳子一头系在腰上、一头系在树上，有的地方要连放3炮才能打通，炮眼打了2500多个，炸药用了3吨多。

山路炸开后，村民一锤一锤碎石、一锹一镐平整路面。历时7个月，衣家村修成了一条长5.5公里、宽5.5米的盘山路，砌起了3.5公里长的路边墙。

衣家村村头的村史馆里，卷曲变形的铁锤、磨短了四五厘米的锯齿、断裂的锤柄，向人们讲述着这段艰苦奋斗的修路历史。“石头硬、铁锤硬，不如衣家村人的意志硬。”衣元良说。村史馆里，还有一块围巾，上面绣着“衣家人、一家人”。

路修通铺好以后，衣家村在山顶上建了蓄水池，但不通电还是无法灌溉。后来，国网栖霞市供电公司投资360余万元，帮助衣家村改造供电线路，新增变压器，引电上山，架设滴灌设备，安装智能设备，全村350亩果园实现刷卡浇地，生产有了保障。

不到三年的时间，衣家村人依靠双手解决了路和水的问题，发展起特色产业项目，开拓出集体、群众“双增收”的幸福路，成为中国美丽乡村佳话范例村。

汗水没有白流。今天再走进衣家村，与过去已是天壤之别。在烟台市委组织部、国网栖霞市供电公司等单位的帮助下，困扰村民多年的难题彻底解决，村里有了产业，通往乡村振兴的道路正在延伸。

这几年，除了传统的水果种植，衣家村发展起藏香猪养殖、桃树种植等产业。预计到2020年底，衣家村可实现村集体收入100万元，村民人均年收入1.6万元。

一场小雨过后，记者登上山顶。蓄水池旁，党旗猎猎。俯瞰山下，烟雨缭绕。盘山路旁，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”标语十分醒目。

天津：绿色小康“蝶先知”

（上接1版）西官房村也换了模样。现在走进村子，阵阵稻香扑鼻而来，两侧广阔的稻田中是绿油油的水稻。细看田地里，不少小螃蟹探出头来，爬来爬去。“螃蟹对水质要求比较高，水脏了养不活。”王德亮蹲在田埂旁，瞅着田间已脱壳的河蟹。

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。“水稻每亩增产两百多斤，河蟹个个三两重，每亩收益翻了一番。”王德亮笑着说，“明年我要在村里的700亩地里全部推广‘稻蟹混养’。”

小康不小康，生态算一桩。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规划项目负责人郭志一说，作为环首都生态屏障带的一部分，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将成为京津冀城市群中的一抹绿色，成为群众亲近自然、亲近动物、享受美好生活的乐园。

临近傍晚，咸水沽镇附近的树林清风徐徐，不少市民驱车而来，悠闲地穿行在林间。各色蝴蝶上下翻飞，引得儿童追逐嬉戏。

衣家村的路
一家人的路